

卧龙生 校

龙凤旗

诸葛孔明题

司马长虹作品集

司马长虹作品集

中

龙 凤 旗

[美] 司马长虹 著

(上)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目 录

第 一 回	天外飞祸.....	1
第 二 回	披发怪人.....	16
第 三 回	邀月啸风.....	33
第 四 回	济弱扶倾.....	47
第 五 回	力挫神鹰.....	63
第 六 回	幽谷惊艳.....	80
第 七 回	武林五凤.....	93
第 八 回	口蜜腹剑.....	109
第 九 回	蹈险临危.....	123
第 十 回	重入龙潭.....	138
第十一回	云波诡谲.....	153
第十二回	伏牛山风云	168
第十三回	风云突起.....	183
第十四回	毒谷怨女.....	198
第十五回	云迷雾重.....	213
第十六回	连逢强敌.....	227
第十七回	疑假似真.....	243
第十八回	月下荒宅.....	258

第十九回	煞气弥漫	272
第二十回	檀盒之谜	287
第二十一回	娟娘施媚术	302
第二十二回	何处不相逢	315
第二十三回	弱女失踪	330
第二十四回	险恶阴谋	345
第二十五回	壮志未酬	358
第二十六回	绝涧断魂	375
第二十七回	误饮销魂酒	387
第二十八回	恩怨难分	401
第二十九回	九旋迷宫	418
第三十回	苦撑危局	431
第三十一回	鬼嚎神愁	445
第三十二回	因果报应	459
第三十三回	瓦解冰消	475
第三十四回	竹节令符	489
第三十五回	神秘之堡	503
第三十六回	意外相逢	518
第三十七回	单身涉险	530
第三十八回	义薄云天	545
第三十九回	方外一僧	560

第四十回	失足历险	574
第四十一回	密穴藏幽	591
第四十二回	震天十八掌	605
第四十三回	鬼影憧憧	617
第四十四回	战云密布	629
第四十五回	笑里藏刀	642
第四十六回	巧计成空	656
第四十七回	千里奔波	669
第四十八回	剪烛谈往事	685
第四十九回	双姝蹈险	698
第五十回	舍生赴义	712
第五十一回	瑰丽的牢笼	727
第五十二回	莺嗔燕叱	740
第五十三回	虎穴歼凶	757
第五十四回	玄天教主	768
第五十五回	威震群邪	782
第五十六回	琼浆玉液	798
第五十七回	艺惊二老	811
第五十八回	悔悟前非	825
第五十九回	煞气重重	839
第六十回	天地澄明	854

第一回 天外飞祸

青翠的山峰，耸拔挺秀。

悠悠的江流，一泻千里。

嘉陵江畔的风光，恬静的了无尘迹，这里没有嘈杂的人声，也没有车马的喧嚣，只有清脆悦耳的莺声嘶啭，自林间送出，在天空回旋激荡。

浩瀚的江流，双凫载浮载沉，自由自在遨游水面，它似乎在欣赏这大自然美妙的风光。

红日衔山，天空布起瑰丽的晚霞，袅袅白云从那青翠欲滴的山峰间缓缓升起。

蓦然，上游飘来一叶扁舟，顺流疾驶，快逾奔马，不消一盏热茶时光，已然抵达江岸不远之处。

这只小舟，长仅丈余，船头端坐一位弱冠少年，满面露着惊奇欣喜之色，展目四瞻，似在寻找旧时的回忆。

这少年生得星眉朗目，玉面朱唇，一袭青衫都沾满风尘的残迹，想是他经过远道跋涉，才来到这嘉陵江畔。

他一路眺望嘉陵江畔的风光，脸上映现忽喜忽忧的神

态，像是胸中怀着无限感慨。

船达岸边，只听他长吁一口气，喃喃说道：“景色依稀，风光如旧，想我杨剑萍远离家乡，一别八载，但愿老人家身体健康，使我略尽为子之道……”

这时，船家撤去风帆，小船缓缓向江岸拢去。

杨剑萍似乎归心如箭，小船离岸尚有一丈七八，他似乎已然迫不及待，拧腰纵步，双臂一抖，冲天飞拔而起，半空中身形一转，展出“苍龙入海”姿式，就像倦鸟归巢般的凌空飞射。

后梢的船家哪曾见识过空中飞人的身手，眯缝着双目，眼望长空，摇头咋舌，惊得作声不得。

杨剑萍飞落江畔，转面淡淡一笑，微一拱手，身形微晃，步履迅捷地跃上山道……

青山隐隐，暮霭低垂，坎坷蜿蜒的山道，在黄昏将近的时光，显得分外难行。

但他归心似箭，满怀新奇的希望，一路闪跃奔腾，眨眼已到峰顶。

远望山下峡谷，疏林隐映之中，那片黑压压的村落，就是他儿时嬉戏之所。

当他目光一触，顿时心情激动，情不自禁地一声欢呼，飞驰而下。

明月升空，蟾影泻地，在明亮的月光照耀之下，更显得翠谷清幽，风光宜人。

顿时，这少年已停身村外一丈之处，满面惊疑，竟然怔在那儿。

但见那座村庄房倾墙塌，满目荒凉，在那遍地瓦砾之

间，荒草没胫，显见那村落是久无人烟了。

孤立的乔松，虬枝盘结，在月光之下，就像狰狞的魔鬼，挥舞巨爪，向人扑击……

村中不闻一丝人声犬吠，清幽的峡谷，顿时恍若人间鬼域……

杨剑萍在微一怔神之后，立感心神皆颤，顾不得再想前因后果，双肩一晃，急步向村中冲去。

愁云迷漫，惨雾蒙蒙，一路狂奔，满眼都是萧瑟景象。

自家门前，情形与村中所见并无二致，从残缺的墙边望去，但见遍地散布着残砖败瓦，广大庭院野草丛生，庭院寂寂，哪有他娘的形踪。

这时杨剑萍悲怆欲绝地飞身跃入院中，到处寻寻觅觅，希望能拾获一点家中的遗物。

突然，在目光探视之下，只见草丛中闪耀着一缕寒光，顿时心神一震，忙不迭地俯身察看。

原来那是一柄残缺的长剑，剑身只剩尺许，当他仔细辨认，顿时忆起那是老父当年行走江湖时，随身佩带的利器……

他手捧断剩，双目充满泪光，仰望苍天，悲声狂呼。

“爹，你在哪里，萍儿千里奔波，不想……”

杨剑萍这阵哭声，直如巫峡猿啼，不忍卒闻，树上的宿鸟也闻声惊起飞走。

哭声未歇，忽然一个苍老声音平空传来：“小东家，你可回来了，我朝夕盼你已经两年了！”

杨剑萍闻声一惊，转目注视。

但见阴暗的角落里，晃动着一条人影，他不禁沉声喝

道：“你是谁？”

“咳！小东家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你是杨……不……你是老爹！”

“不错，正是我，老仆杨彪！”

杨剑萍看清来人，只觉心下一宽，举手抹去脸上泪痕，急急问道：“老爹，老爷他到哪里了，你可知道他的去处？”

老仆杨彪闻言，一声浩叹道：“说来话长，老爷他……”

杨剑萍见状，心神一震，忙道：“他怎么样了？”

老仆杨彪脸色一连数变，两道目光四下扫视，但见四处并无可疑之物，这才长吁一口气，说道：“小东主还要宽恕老奴之罪，老爷他……他已仙逝了！”

“仙逝”不就是亡故了么？杨剑萍在万分哀恸之中，身形晃了两晃，踉跄倒退两步，顿时只觉天旋地转，几乎难以支持。

杨彪见状，当下大吃一惊，急行几步伸手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躯，老泪纵横的呜咽说道：“小东主还是赶快离开此地，否则……”

话音未落，只听传来一声冷哼，这一声冷哼冷漠阴森，令人毛发竖立。

浮云遮蔽天边明月，大地顿变阴暗，就在这朦胧的月光中，庭院中陡然出现一条人影。

但见这人年在五旬开外，浓眉巨目，面色阴森，左额二寸长一处刀疤，闪射红光，一袭青衫曳地，衣袂在夜风中飘拂。

此人毫无生气，简直就像幽灵在夜间出现……

老仆杨彪目光一触，顿时脸色大变，不禁向后连退三

步，似乎惊骇已极。

那人湛湛目光，好似冷电般，紧盯着二人，见状嘿嘿一声冷笑，沉声说道：“我早就料到你这老鬼靠不住，今夜被老夫撞见，还想活命么？”

话声中，但见他身形未动，已然向前飘出八尺，这种精湛的功力，武林罕见，只看得杨剑萍心神一震。

这时，那老人一声冷笑，就如夜枭悲鸣，大袖一拂，陡然应手卷起一道狂飚，直向杨彪卷去。

老仆杨彪身形尚未站稳，只觉一股强劲无比的劲风袭来，只听“砰”的一声，身形被震飞出三丈，哇呀一声惨叫，喷出满口鲜血，当时气绝！

杨剑萍目睹当前惨状，顿时激起满腔怒火，剑眉双轩，大声喝道：“什么人，胆敢无故出手伤人！”

“嘿嘿，小娃娃你先不要问我姓名，只要看我额上疤痕，就会知道了！”

杨剑萍闻言，心神一凛，举目看看他左额刀疤，不禁微微一怔。

“嘿嘿，看你似乎出道不久，难道你师父也没有与你讲过？”

“哼……”

“哼！告诉你，让你死得明白，老夫就是勾魂恶判崔通！”

勾魂恶判在江湖中凶名久著，手辣心黑，武学精妙，不知有多少武林人物丧生在他的手中，杨剑萍真没料想到，初出师门便遇上这极恶的魔头，顿时心中一凛。

但他天性刚傲，并且目睹老仆杨彪丧生恶魔之手，怒恨交集之中，平添无限勇气，当即冷哼一声，说道：“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小爷要你血债血还！”

勾魂恶判闻言，仰面纵声大笑，道：“好大口气，在老夫面前也敢撒野，我想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话声中，突然右腕一翻，举手攻出一掌。

杨剑萍胆大心细，眼看掌风沾衣，脚下一错，晃身横跨一步，左掌一拂，右掌疾扬，闪电攻出三招。

他在悲愤之中，掌中凝足七成功力，但见掌影纵横，劲风激荡，确具极强威势。

勾魂恶判暗中心神一震，原以为乳臭未干小儿，在他这凌厉一击之下，既使不被当场震毙，也要身负重伤！却不料竟有如此精湛功力……

心下一转，顿时冷哼一声，厉叱道：“小子你是找死！”

暴喝声中，但见勾魂恶判怒目圆睁，须发贲张，身形飞拔而起，十指微曲，就像十只钢钩，凌空罩下。

这一招“厉鬼抓魂”，为武林罕见绝学，声势凌厉威猛，而且内含玄机，便是江湖中一流高手，也难经此一击之势。

狂风猛起，寒飈匝地，嘶啸的指风刺鼻难闻……

杨剑萍初临大敌，并且毫无交手经验，抬头忽见如此慑人着势，不禁心头狂跳。

但他那宁折不弯的高傲性格，岂肯束手待毙，顿时牙关咬紧，掌凝平生功力，双掌平胸，上体微仰，迎着来势奋力推出一掌。

这一掌乃是他平生功力所聚，一旦推出，势道却也不同凡响。

轰然一声暴震，顿时惊风四溢，激起一道气旋，枯枝败叶凌空飞舞。

勾魂恶判在掌力一接之际，双肩一晃，飘身飞退三步。

这时杨剑萍似乎在一震之下，内腑移位，身形连晃，踉跄倒退八步，一声闷哼，张口喷出一道热血，咕咚一声，晕倒地上。

勾魂恶判见状，浓眉耸动，发出一阵瑟瑟狞笑，只震得檐下灰尘纷纷下落……

笑声一歇，便又喃喃说道：“好小子，功力却也不弱……看你可能逃得死亡命运！”

话声一落，缓步上前，右掌缓缓高举，就要……

“阿弥陀佛！施主，何必逼人太甚，孩子家与施主还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深仇大怨？得饶人处且饶人，看在老僧薄面，请你高抬贵手！”

这一声来得极为突兀，声音不高，却听得极为清晰，一字不遗，显然是用内家真气，迸射而出。

勾魂恶判不禁心神一震，猛抬头，但见一位秃顶白髯老僧，湛湛目光正向他注视。

当他突视老僧到来，先是微然一愕，继而煞气顿敛，嘿嘿一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大空禅师。”

“不错，老衲游方至此，出家人以慈悲为本，还望施主恕老僧多管闲事之罪！”

“老和尚，你怎知老夫与他无怨？”

“哈哈，这还用说，看施主这把年纪，怎会与他……”

勾魂恶判不待他说完，便又冷哼一声，说道：“老和尚你错了，孩子虽与老夫无仇无恨，可是……”

话声未了，大空禅师已经摇头，笑道：“冤怨纠缠，何时算了？施主，这情而就请赠予老衲如何？”

勾魂恶判一瞪双目，厉声说道：“大空休要在此唠叨，惹恼老夫莫说无礼！”

那和尚确似七情已断，四大皆空，闻言并无半点怒色，低宣一声佛号，说道：“见死不救，罪莫大焉，施主假如不肯结这个善缘，老衲也只好接你几招试试！”

勾魂恶判鼻孔重重哼了一声，猛然跨步欺身直上，闪电攻出三掌。

大空禅师闭目垂眉，屹立如山，直到掌风离胸半尺，但见他双肩微晃，大袖轻飘，信手一挥，径向对方脉腕拂去。

勾魂恶判也是江湖中罕遇的高手，他怎不知“琵琶手”绝顶旷世武学的厉害，当即沉腕、塌肩，撤掌变式，身形一翻，反掌斜劈对方肩井大穴。

老和尚身法展开，拳掌兼施，顿时满场闪起飘忽的身影，连绵的掌势，挟起凛冽寒风，如同狂风骤雨般攻去。

陡然一声大震，人影立分，勾魂恶判右手掩胸，撤身飞退五步，冷冷笑道：“老夫今夜算是栽在你手，你我青山不改，后会有期，这一掌之赐，来日加倍奉还！”

话声中，身形疾转，几个飞纵，顿时在月光之下消失不见！

老和尚目注勾魂恶判消失的身影，长吁一口大气，把昏迷中的杨剑萍负在肩头，大步走向原野，在茫茫夜色之中，缓缓离去。

清风飘荡，吹散天空浮云，皎洁的明月，像少女美妙而圆润的脸儿，绽开逗人喜悦的微笑……

三日后的一个清晨，阳光爬上山峰，偷窥峰下一座清幽山谷，山花怒放，鸟语啁啾，四野一片寂静。

这时，在一株高伸天外古松之下，有一少年面对一位两鬓如霜的老僧，脸上现出忽惊忽喜的神态，聆听老僧述说武林往事。

这少年正是初离师门，返家省亲的杨剑萍，此时似乎伤势已愈，精神抖擞，容光焕发，那老僧不用说，就是佛前立誓，重建青山寺的世外高僧大空。

大空禅师语音方落，杨剑萍不由慨然长叹，道：“江湖如此险恶，难道‘七煞帮’就没有人能制服他么？”

“小伙子，七煞帮若是容易对付，也就不会如此猖狂。要知道这七煞都是武林中顶尖人物，几年来网罗了武林不少高手，声势之盛不在武林各大门派之下，且有后来居上之势，目前中原武林各有门户之见，互不相让，才使七煞乘机崛起……”

杨剑萍听了，顿时满面愁容，悲声说道：“老前辈见闻广博，请你说出先父败在何人之手，将来晚辈也好替他伸冤雪恨……”

这段话只问得大空禅师微微一怔，他知道当前后生天性诚笃，身负血海深仇，出言虽然冒失，但却出于一番孝心。

沉吟半晌，干咳一声，正色说道：“杨公子你虽然身负奇冤，可是你父杨振武丧命已久，痕迹皆无，凶手何人极难断定，据老衲判断，杨振武也是武林中赫赫有名人物，他却剑断人亡，想必来入武功已臻极峰，凭你目前火候，即使知道正凶是谁，也无法替你亡父报仇雪恨！”

“晚辈只想知道向亡父下手之人，生死在所不辞！”

“有勇气，可惜老衲尚未明了情况，不便妄加臆测，只要有替父报仇决心，终会达成心愿！”

大空禅师所说，确是一片真话，莽莽武林恩怨纠结，他怎知道向杨振武寻仇下手之人？

杨剑萍闻言，不禁泪落如雨，垂头掩面悲不能抑。

这阵悲号，使大空禅师为之动容，长叹一声说道：“事已如此，哭也无益，还是打起精神，访察凶手，再练绝学，倘若被歹徒发现你的行踪，大仇未报，徒然白送一条性命，那岂不是遗恨千古么？”

杨剑萍猛然想起，肃容说道：“晚辈江湖经验肤浅，如想练绝学，茫茫浊世何处投拜名师？假使老前辈不嫌愚蠢，愿拜前掌门下！”

大空禅师哈哈一笑，道：“杨公子一番盛意，老衲深觉惭愧，若以武学造诣来说，可说俯拾俱得，不过，老衲也深爱你的天资禀赋，愿把天罡三式相赠。”

杨剑萍先是心头一寒，继则喜上眉梢，躬身一拜！

大空禅师出身五台，武学造诣确有独到之处，“天罡三式”是五台一派护身绝学，威力之强罕有其匹。

原来大空确实对这少年由衷喜爱，可是佛前立誓，重建青山寺，浪迹天涯，募化善缘，怎能途中收徒，耽误他的宝贵光阴而传授绝学？实是迫不得已。

杨剑萍天资颖悟，聪明绝顶，在大空禅师指点讲解之下，不消三日，已然领会这三招奥妙之处，虽然火候上尚嫌不够，但已能得心应手，恰合分寸。

大空禅师见他日夜不息，心无旁骛，专心一志研练武力，心下深为叹赏！

但他心愿未了，岂能久留，就在他“天罡三式”已窥门径之时，飘然离去。

相聚虽仅数日，却使负伤后的杨剑萍如沐春风，骤然分别，不禁满怀惆怅，大有依依惜别之感！

直待大空身影消失，犹在翘首仰望，蓦然，微风徐拂，吹得树枝频摇，几片落叶飘飘下落。

杨剑萍心神一震，如梦方觉，他怀着万分惆怅，无限愁绪，转身如飞奔上峰头。

此时峰头山风呼啸，松涛怒吼，有如海潮汹涌，只激得山鸣谷应，历久不绝。

家园破灭，茫茫天涯，究应奔向何方？

绝世武学又须在何处寻觅？

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该从何处入手寻访仇家，索偿血债？

凭自己这身武学，是否能赢得向老父下手的仇人？万一没有遇见名师传授绝世功力，难道就此罢休不成？

不，绝不！就是天南地北，海角天涯也要拜访出类拔粹的武林名宿，学习武功，练成盖世绝学以后，踏遍三山五岳，五湖四海，也要寻找仇家，替爹爹报仇雪恨。

心头怅惘，默然陷入沉思，两行热泪情不自禁挂上双颊……

他正陷入悲苦深渊，愁绪千回之际，突然耳畔响起一声清脆的声音：“嗨！你是谁，站在峰头发怔干吗？”

杨剑萍闻声一惊，茫然转目而视，但见岩角下站着一个妙龄少女。

这少女眉清目秀，丽质天生，黛眉如画，凤目含威，婀娜的娇躯，裹在一袭披风之内，肩头长剑，在日光下闪着夺目的光芒，她似乎已暗窥他多时，此时两道清澈秀眸，正目不

转睛地盯着他。

杨剑萍顿时俊脸微红，茫然无措地讷讷说道：“姑……姑娘你是问我？”

那少女忍俊不禁，噗嗤一笑。

但在一笑之后，陡然收敛笑容，顿时脸色一寒，冷哼一声，说道：“看你呆头呆脑，还不让路，难道还要我动手不成？”

“喂，你这人怎么这样无礼，在下并没有阻止姑娘的去路！”

“废话！我叫你让路，你就得赶快让路，如敢不听姑娘命令，那就试试我的手段！”

杨剑萍听了，不由心中气恼，此时，他满腹委屈正感无处发泄，这少女话音未落，便即剑眉耸起，沉声道：“在下自出江湖，就没有见过你这样不讲理的人！不让就是不让，看你又奈我何！”

那少女腮边映现狂傲的微笑，秀腕一翻，扬手劈出一掌。

这一掌，看似毫无威力，但在那少女拍出之际，顿时散发一股劲气，直向杨剑萍胸前逼去。

杨剑萍学艺八载，武学造诣业已登堂入室，见状心神一震，知道这少女确具非常身手，当即双肩一晃，横跨一步，让过来势。

“嗨，呆子，怎不还手？”

“在下不愿与你动手！”

“这是为什么？难道你怕？”

杨剑萍冷笑一声，说道：“在下死都不惧，还怕什么！”